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

目録

諸葛亮博望燒屯

獻荆州粲說劉琮

諸葛亮火燒新野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

晋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徐庶定計取樊城

曹仁忿怒。意欲踏平新野。大起本部之兵。校新野來。先差人於河岸。收拾船隻。准備渡河。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有樊城。知二將被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盡提兵而來。樊城

空虛。雖隔白河。可唾手而得。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准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策。吾必擒曹仁矣。軍勢擺開。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當。不如回樊城。

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正欲斬時。衆將苦告。方免。曹仁教李典為後軍。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雜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畢。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休門傷門驚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

八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往正西景門而出。擊之必乱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走。雲不赶。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来。曹仁大乱。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赶。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

悔。始信李典。請與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可住。如不勝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准備。仁曰。若如此疑。却難用兵。不聽李典言語。傳令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預筭定了。却說曹仁。

盡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来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准備。急退軍。趙雲掩殺將来。仁急棄本寨。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張益德也。引衆掩殺。原来益德預先埋伏在此曹軍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太半水中渰死。曹仁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五百軍而出。乃關雲長也。原来單福預使雲長早已襲了樊城兩軍混戰。

曹仁。李典。又被雲長大殺了一陣。因此失了樊城。投許昌而走。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不說曹仁投許昌。却。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時有外甥寇封。侍立於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玄德問泌曰。此何人。泌荅曰。此吾甥寇封也。精熟武藝。父母雙亡。泌忝母舅。在此倚傍。學業。本羅睺

寇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為嗣。劉泌忻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益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德曰。吾待為子。彼必待我為父。有何亂也。雲長不悅。此是結冤之處玄德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帶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田新野。却說曹仁李典田許昌。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言損軍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

常勝乎。劉備如此。誰與謀事。曹仁言單福設策。操曰。不知單福果何人也。程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報讐。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爲吏門其姓名。緘口不言。吏乃縛於車上。擊鼓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莫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名易姓。隱於他處。於是感激。乃踈巾单衣。折節向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撤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

之才。比君何如。昱曰。昱十分。得徐庶一二也。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必助羽翼矣。柰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豈得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遺母年老。無人侍養。可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大喜。使人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而來。操嘗親自款待。而對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

劉備負却朝廷。正如美玉落在淤泥之中。誠爲可惜。令煩老母付筆劄。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操命左右捧過文房。令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族。奈無恩義。外君子而內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聲而言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劉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懷禹湯之德。況又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

叟。牧豎。樵子。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賊。却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恥。如何使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代之罵名。言訖。投筆於地。取石硯便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斬之。性命如何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曰。令武士且留人。昱入諫操曰。徐母毀丞相者。欲求死也。丞

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成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知之，必死心塔地以助劉備，而盡力報讐也。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昱自有小計，必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也。操然之，使送徐母於別室養贍。程昱如親母侍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爲昆仲，時常送物，必具手啓。徐母亦作手啓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体，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見徐

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聞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之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到許昌。言汝背反。下於縲絏。獨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故鄉。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候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似涌泉。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荊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夤夜至司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却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市。以鈎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柰老母。被曹操姦計。因於許昌。將欲垂命。持書來呼。不容不去。非不欲盡犬馬之勞。以事使

君。爭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歸。尚容再會。玄德哭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直毋以備為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太君相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曰。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久在新野。令回許昌。盡知我軍中之虛實。若使此人歸曹操。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休教放去。使曹操見庶不去。必斬其母。庶知

母死必與母報讐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乃不義也吾寧死而不為不仁不義之事也衆皆感嘆而去玄德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能占腸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也二人相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上馬出郭至長亭下馬相辭

玄德舉杯勸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從聽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爲母之故也。縱曹操逼勒事之。終身不設一謀。豈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欲遠遁而避世也。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基業。柰老母在許昌被執。是以徐庶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共圖王霸之業。

何心厭如此也。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無
如先生者。庶曰。吾樗櫟音書力庸才。非棟梁也。
使君可求棟梁以佐之。玄德泣謝。庶謂諸將
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
史。休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皆感傷而別之。
玄德淚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彼各上
馬。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此去。
備心如割。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
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各天一方。未知相

會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淚沾衿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從者數人。匆匆而去。玄德放聲大哭。孫乾等勸主公休如此慟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被一大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因阻

望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又欲赶庶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此来。莫不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来。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曰。庶心緒如蔴。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地名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公可與某請来相見。甚好。庶曰。此人非庶之比也。使君可往相見。不可屈致也。使君若得此人。可比周得吕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

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此先生才德如何。庶曰。某比此人。如駑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隷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縣丞。早卒。時從叔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景升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卒。其人

與弟均躬耕於南陽。好為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崗。名卧龍崗。故自號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云好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者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皆是龐德公之所言也。玄德踊躍而大嘆曰。今日方悟伏

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一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謂徐庶走薦諸葛亮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岐哭別兩情濃。片言恰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卧龍

又詩曰

四海蒼生在倒懸。豫州天下謾求賢。不因徐庶臨岐薦。怎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

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引衆將回新野便具早辭厚幣之禮同關張前去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怕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崗下馬入庄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来必有事故庶曰庶本欲事劉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因馳書来召乃捨此而往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

而言曰。汝以我爲享祭之犧牲乎。拂袖而入。所言享祭之犧牲者乃郊祀之牛閉當以草料豢以衣綉錦臨期殺之此言因庶所相輕也庶乃滿面羞慚。不辭而退。上馬趲程。而赴許昌見老母。正不知玄德來請孔明。還是如何

劉玄德三顧茅廬

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故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自趲程囬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

出来迎接。入見操。參拜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耶。庶曰。幼自逃難。遊於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交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侍奉。畫人子之道。吾亦得聽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泣拜於堂下。徐母大驚曰。汝緣何至此。庶荅曰。近於新野從事劉豫州。偶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曰。辱子。飄蕩江湖二十餘年。吾以爲汝習儒學業。

日有進益。何期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須
知忠孝之道。不能兩全。必識曹操欺君罔上
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誰不仰之。况乃
漢室之冑。吾以爲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
書。更不推辭。詳其虛實。遂棄明投暗。自取惡
名。汝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
祖宗之徒。空生於天地之間耳。罵得徐庶伏
於堦下。不敢瞻視。母自轉於屏風後。少時人
忽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庶慌入救時。母

氣已絕。史官有詩讚曰

賢哉徐母。德被中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刻肺腑。讚美豫州。毀陵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作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抑賢哉賢哉。流芳萬古

是日。徐庶哭絕於地。良久復甦。曹操使人齎禮吊問。破木為棺。操親往祭奠。厚葬於許昌

之南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可往冀州。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然後長驅大進。可席捲而得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孔明。只聽得門外人報。有一先生戴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乃拜問曰。備自別仙顏。軍

務繁雜。有失拜訪。辜臨光降。大慰仰慕之思。徽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下徐母。徐母遣人持書取回許昌去矣。徽曰。中操之計也。吾素聞徐母大賢。雖遭曹操囚下。他安肯持書喚子。此書必詐也。徐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之。母必亡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其母乃貞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遂問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汝既去便罷。又

惹他出来嘔血也。此是司馬徽先見之明也便知孔明胷盡心事其主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為友甚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務於精熟。惟孔明獨觀其大畧。每晨夜相隨。孔明自抱膝長嘯。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衆皆問孔明。其志若何。孔明但咲而不答。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何潁川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觀天文。見羣星

聚於潁分。對人曰。其地必聚賢士。後人有詩曰

蜀郡靈槎轉。豐城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出西秦。未到三台輔。曾為五老臣。今宵潁川客。誰識聚賢人

徽又曰。孔明居於隆中。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時有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七十餘

城二人皆春秋名人功蓋寰宇之士孔明自比豈不太過也徽曰孔明安敢妄比二人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雲長曰可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就下堦相辭便行玄德相留不住徽仰天大笑雖卧龍得其主不得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嘆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二人將帶數十從者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

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似棊局。世上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者。高眠嘯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歌何人所作。農夫曰。此歌乃卧龍先生之所作也。玄德曰。卧龍先生住於何處。農夫遥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崗。乃卧龍崗也。崗前疎林內茅廬中。即孔明先生高卧之處也。玄德謝

之行不數里。遥望卧龍崗。果然清景異常。後人單道卧龍居處。遂賦古風一篇云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崗枕流水。高崗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丹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睡未起。脩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黄卷。座上往來無白丁。扣户蒼猿時献果。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懸寶劍掛七星。

廬中先生獨幽雅。閑来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分天下

玄德来到庄前下馬。親扣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兒屯新野。皇叔劉備。特来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新野劉備来訪。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

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玄德曰。更待片時。雲長曰。不如暫回。却再使人來探。未為晚矣。玄德曰。然。乃囑付童子云。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訪。遂上馬。別茅廬。約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稱羨不已。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泉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篁交翠。猿鶴相親。觀之不已。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目秀眉清。容貌軒昂。丰姿英邁。頭戴逍遥烏巾。身穿青衣道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

來。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慌忙下馬。趨前施禮。先生莫非卧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是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石之間。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國為主。雖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亂之道

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棄聽訴一言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亂極生治如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亂極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暖暖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兵襲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亂也光武中興於東都復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

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聞大道不足。而化爲術。術之不足。而化爲德。德之不足。而化爲仁。仁之不足。而化爲儉。儉之不足。而化爲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爲三皇。三皇不足。而化爲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爲三王。三王不足。而化爲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爲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爲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爲秦漢。秦漢不足。而化爲黃巾。黃巾不足。而化

為曹操孫權與劉將軍等輩。互相侵奪。殺害羣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曰。深謝先生見教。不知孔明往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去。未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往敝縣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無意於功名久矣。容他日再會。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雲長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固

知之。方今亂極之時。聖人有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此理固是。爭柰漢室將危。社稷疎崩。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室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可不治亂扶危。爭忍坐視也。雲長曰。此言正是屈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日。時值隆冬。玄德使人探孔明。回報曰。諸葛亮已在庄上。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

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豈不聞孟子有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今見賢不以其道。是欲入而自閉其門也。孔明此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未知見否。還是如何

玄德風雪訪孔明

建安十二年。冬。十二月中。天氣嚴寒。彤雲密

布。玄德同關張。引十數人。前赴隆中。求訪孔明。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教孔明見吾慇懃之意。如兄弟怕冷。汝可先回。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同去。將近茅廬。見路傍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馬於酒旗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又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石橋壯士誰能伸。廣施三百六十鈞。風雅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漂杵。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雄辯。指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尚如此。至今誰肯論

英雄

又一人擊卓而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季久火德衰。姦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傍。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姦雄萬里皆鷹揚。吾儕大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萬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遂

下馬入店。見二人凭卓。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卧龍先生也。面白者曰。將軍欲尋卧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領豫州牧。見居新野城。今欲訪見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面白者曰。吾等非是卧龍。皆卧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是汝南孟公威。皆隱居於此。玄德大喜曰。備隨行有馬匹。敢請二公同往卧龍庄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

徒。不省治國之事。空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哥見卧龍矣。玄德辭二隱者。上馬投卧龍崗來。至庄前下馬扣門。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見在堂上讀書。玄德遂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擁爐抱膝歌曰

鳳翺翔於萬里兮。無玉不棲。吾困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於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兮。吟詠乎詩。逢明主於一朝兮。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

鎡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
於金石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
昨因徐元直稱薦。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
冒風雪而來。得見仙顏。實爲萬幸。那個少年
慌忙答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
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其
人曰。臥龍。乃二家兄也。道號臥龍。一母所生
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爲

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其躬耕於此。其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處閑遊。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遊。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處閑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僻之中。或樂琴棊於洞府之内。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

吾已親詣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德請問曰。備聞令兄熟諳韜畧。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豈知玄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去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来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慇懃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
劉備。歲經兩番相謁仙庄。不遇空回。惆悵
怏怏。不可言也。切念備。漢朝苗裔。忝居皇
叔。濫當典郡之階。職係將軍之列。伏覩朝
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之時。惡黨
欺君之日。備。心肺俱酸。肝膽幾裂。雖有匡
濟之忠誠。奈無經綸之妙策。仰啓先生仁
慈惻隱。忠義慨然。展呂望之良才。施子房
之大器。備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懇求

一見而不可得。再容卜日。齋戒薰沐。特拜
尊顔。乞垂電覽。鑒察幸幸。建安十二年。十
二月吉日。備再拜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均收了。送出庄門外。玄德
再三慇懃致意。均皆領諾。入庄。玄德上馬。忽
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
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被體。騎一驢。後隨
帶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
小橋。口誦梁父吟一首。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鬥。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漏。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玄德問之曰。此必是臥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彥也。玄德問曰。適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何人所作。黄

承彥曰。老夫在女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纔過橋。偶望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黃承彥曰。便是老夫逕來看拙女小婿矣。黃承彥乃河南明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要娶妻承彥曰聞君擇婦吾有一醜女黃頭而色黑才堪相配肯容納乎孔明忻然而娶之時人乃咲孔明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行。正値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崗。悒怏不已。後人有詩。單道風雪訪孔明。其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遥望處。爛銀堆滿卧龍岡

又詩曰

見說南陽隱士賢。相邀不見又空還。野猿怯冷號林麓。塞鴈驚寒下水灣。着地亂雲迷草徑。搖天殺氣撼巒關。蕭蕭鞍馬歸来處。一望瀰漫雪滿山

玄德田新野之後。往薪新春。命卜者揲蓍。音舌尸擇日已定。遂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准備鞍馬車仗。再往卧龍崗謁諸葛孔明。時關張聞之不悦。乃挺身攔住而諫之。未知其言還是如何

定三分亮出茅廬

却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二次親謁茅廬。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虚聞其名。內無實學。故相辭也。避而

不敢面。遁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下寡。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人。而猶五返方得一面。何况於吾欲見孔明大賢耶。昔日齊桓公欲見東郭氏一日三往而不得見之從者上之日萬乘之君而下見布衣之士一日三往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日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之傲伯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吾豈敢傲伯王乎五返然後見焉關公聞此語。日。兄之敬賢。如文王謁太公也。張飛日。哥哥

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為大賢。僻之僻之甚矣。令番不須哥哥去罷。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就縛將來。玄德叱之曰。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子牙。子牙不顧文王。文王侍立於後。日斜不退。子牙却纔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弟何太無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飛曰。既是哥哥去呵。

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
張飛應諾。於是領數人。往隆中来。比及到庄。
離半里。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飄然而来。玄
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在庄上否。均荅曰。
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均長揖一聲。投
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也。張
飛曰。此人無禮。便引哥哥去也不妨。何故别
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知也。来到庄前扣
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

尊来請見。童子曰。雖然師傅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教且休報覆。分付關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候。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先生仰卧於草堂几榻之上。玄德叉手立於堦下。將及一時。先生未醒。關張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見俺哥哥侍立於堦下。那厮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庵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也不起。雲長急慌扯住。飛怒

氣未息。却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德渾身倦困。強支不辭。孔明忽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後堂。整衣冠出迎

玄德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胷藏天地之機。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之鄙徒。涿郡之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震耳。昨常兩次至仙莊。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覽否。孔明荅曰。南陽田夫。觸事踈懶。屢蒙將軍。枉駕来臨。下情不勝感激。二人叙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有愛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

踈不能治政。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有虗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見教。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以談天下之事。二公差舉矣。將軍捨美玉而就頑石。此皆悞矣。玄德曰。夫大賢學成文武之業。可立身行道於當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為孝也。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道。此乃為忠也。先生抱經世之奇才。而甘老於林泉之下。恐非忠

孝之道。孔子尚遊於諸國。而教化世人。望先生開備愚國。而賜教之。實爲萬幸。言罷。又拜。孔明笑曰。將軍既欲聞愚論。當盡剖露於衷。顯闡其志。玄德屏退左右。趨席而告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音申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孔明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

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拒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非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将軍将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音暗)弱張魯在北民實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

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正理。以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言罷。命童子將畫一軸。掛於正堂。指而言曰。乃西蜀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川沃野

千里。民物康阜。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荆州為本。後取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謝之。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撥散雲霧。而仰面觀青天耳。但恨荆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在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亦必歸於將軍。玄德聞言。頓首稱謝。這一

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史官有詩讚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傾將弱主自匡扶。片時妙論三分定。一席高談自古無。先取荆州興帝業。後吞西蜀建皇都。要知禺足為形勢。預向茅廬指畫圖。

又詩曰

南陽諸葛亮。高坐論安危。談笑分三國英。雄鎮四夷。孫權承地利。曹操得天時。獨許

劉玄德。西川創帝基

玄德頓首謝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興仁義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玄德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靈。漢天下休矣。言畢。淚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將軍若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遂喚關張入。拜謝。獻上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玄德等。在庄

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夢非熊。往渭濵請姜子牙。同車載歸。立成天下。後胡曾先生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

漢光武曾三宣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層。九天星象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誰解登

令玄德三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

詩曰

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

若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田。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去也。汝可躬耕於此。以樂天時。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名遂之日。即當歸隱於此。以足天年。均拜而領諾。後人有詩爲證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不忍去時言。只因先主叮嚀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杜工部言孔明欲罷不能也。有詩曰

遺廟丹青落。隆中草木長。受命輔後主。不復卧南陽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曾子固有古風為證

高皇手提三尺雪。岧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

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洪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厄。南陽卧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方年恰三九。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胷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同載而歸新野。食則同卓。寢則共榻。終日議論。心地開悅。共議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居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聽虛實。容作良籌。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未知還是如何

孫權跨江破黃祖

却說孫權自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為討虜將軍。自承父兄之基業。廣納

賢士。董用謀臣。開設賓館於吳會。顧雍。張紘。接待諸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一人。乃彭城人也。姓嚴。名畯。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姓闞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縣竹邑人也。姓薛名綜。字敬文。一人。乃汝陽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朱。名桓。字休穆。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績。字公紀。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一人。乃會稽烏傷人也。姓駱。名

統字公緒。一人。乃吳郡烏程人也。姓吾名粲
字孔休。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
道號鳳雛先生。此數人。皆在江東。孫權禮敬
甚厚。後舌戰羣儒有用又得智將數人。一人。乃汝陽。
富陂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明。一人。乃吳郡吳
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一人。乃瑯琊莒人也。
姓徐名盛字文嚮。一人。乃東郡發干人也。姓
潘名璋字文珪。一人。乃廬江安豐人也。姓丁
名奉字承淵。文武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

人物。天下稱之。時。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命往江東。命孫權令子入朝為官。以隨大駕。權猶豫未决。引周瑜等。詣吳夫人前議論。張昭曰。欲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令去。恐操興兵來下江東。勢必危矣。周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

兵精糧廣。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道寡同哉。不如勿遣。徐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將軍韜畧抗威。以

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以兄事之勿遣子為質自此操有下南方之意但正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時建安八年十一月權引兵具舟西伐黄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手下驍騎將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甘寧一箭射死凌操之子凌統時年十五歲奮力救父屍首而歸權見風色不利遂收軍還東吳建安九年十二月

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為人性急。醉後鞭撻士卒。有丹陽大都督媯（音圭）覽。郡丞戴員。（音云）二人常有殺翊之心。而未得便。翊性剛好勇。出入常帶刀劍。媯覽因見吳王孫權。出討山賊。卻與翊從人邊洪商議。謀殺孫翊。彼時諸將縣令。皆在丹陽集會。設宴相待。翊妻徐氏。極聰明顏色美貌。更善卜易。是日。徐氏卜卦象。大凶。不可會客。翊不聽。遂與衆大會。至晚筵散。翊素手送客。洪帶刀跟到門外。掣刀砍

死孫翊。嬀覽戴員。二人拏邊洪。明正其罪。碎剮於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侍妾。各各分之。覽見徐氏美色。遂提刀入曰。吾與汝夫報寃訖。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尚猶未捨。汝可待至晦日。設祭祀。那時除其夫孝。作親不遲。覽容之。徐氏暗喚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之。嬀覽戴員二將。謀殺夫主。只歸罪於邊洪。應用家資等件。盡已分去。

嫣覽又欲霸妾。妾已詐許。以安其心。欲得後一面差人去報吳王。當一面設計。以圖二賊。望二將軍。想妾夫之面。雪此讐辱。特以哀告。言畢。再拜。孫高傅嬰聞知。泣淚而答曰。吾等。昔日感府君恩遇。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想計謀。計謀未就。不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之所懷也。須報府君之寃耳。徐氏遂令孫傅二將。引心腹猛士二十餘人。共成其事。孫傅先差人報知孫權。至晦日。孫傅二

將先伏藏於幃幙之中。徐氏於堂上哭泣祭祀，除服已畢。却於静室薰香沐浴。濃粧艶飾。言笑自若。嬀覽使人覘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接入。請覽上坐。設席飲酒。言欲成親。覽飲半酣。徐氏復邀客室拜覽。却纔一拜。徐氏曰。孫傅二將軍何在。二將持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於地。隨請戴員赴宴。員入內。未到廳堂。早被二將捉而殺之。徐氏乃復穿孝衣。就將嬀覽戴員首級。祭於夫靈之前。哭哀不已。

吳王孫權。自領軍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已將嬀覽戴員二賊家小。滅門盡殺。餘黨不留一個。遂封孫高傅嬰爲牙門將。令守丹陽。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問老小。皆稱徐氏之德。後史官有詩讚曰

義節俱全守此身。報冤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輩。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戰船七

千餘隻。拜周瑜為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問安。吳夫人喚周瑜張昭。二人入。夫人曰。我本吳地人也。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錢塘。聘嫁孫堅。生四子。昔生長子孫策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又夢日入懷。令人卜之。言夢日月入懷。大貴也。不幸孫策早喪。今已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孫權耳。望汝等可扶持吾子。吾死不憂矣。令病危。囑以後事。頻子布。

公瑾早晚教誨孫權。勿使吾兒有失。江東黃祖。有累世之冤。不可不報。善保江東。以成萬全之計也。又囑權曰。汝之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如同我也。可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可擇佳婿以嫁之。汝若不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具棺槨衣衾之美。嚴陳祭祀。衆皆哀泣。葬於父之側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天忝和暖。孫權。張昭。周瑜。商議。去黃祖處報讐。張昭曰。見

居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讐雪恨。何待期年。權持疑未定。壯平都尉領廣德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矣。必有事務。蒙曰。某把龍湫音啾水口。忽見江夏一舟傍岸。視之。人馬十餘。乃黃祖手下驍將。某問之。驍將曰。某姓甘。名寧。字興霸。乃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寧為吏舉計掾。被蜀郡丞屈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聚衆相隨。挾持弓弩。身披重鎧。腰帶銅鈴。

縱橫於江湖之中。人聽鈴響。盡皆避之。乃遂聚少年壯猛英雄勇士。八百餘人作事。往來江中。劫掠下任官吏。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人皆披錦繡。時人皆稱為錦帆賊。所到之處。如不接待。即放火殺人。若與交懽。則誓不相害。其後悔却前非。改過自新。引衆人去投劉表。見表事勢。終必無好。誠恐一朝土崩。幷受其禍。遂欲投東吳。被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羈留住。祖待之甚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已

大敗。却得甘寧之力。救了。祖到夏口。待寧如初。他令經數年。有祖手下都督蘇飛。累薦甘寧。黃祖曰。寧是刼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讐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你爲邾縣長。爲去就之計。就與臨時轉究乎。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誠恐恨而不留。某說主公。求士如雨。

安記舊讎耶。况兼各爲其主。又何恨焉。遂拆箭爲誓。以保之。寧遂名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鈞鑒。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之來。要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叅拜已畢。權曰。吾得興霸。大稱心矣。豈有記恨之理也。君勿疑耳。願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獼憍。音交 終爲纂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既慮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於操若遲緩則操必圖之矣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已甚財穀併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勢必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漸圖巴蜀矣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便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進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吳國虛空若果軍行恐必有亂甘寧應聲曰

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
希慕古人乎。孫權舉酒勸寧曰。與霸今年行
討。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
必克祖。則卿之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
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吕蒙為前部
先鋒。董襲。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兵後援。起兵
十萬。來破黄祖。早有細作探知。報來江夏。黄
祖慌忙聚衆商議。令蘇飛為主將。陳就。鄧龍。
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就。鄧龍。各

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地名）其餘小舟盡屯灣港內。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幷大索縛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舟鳴鼓前進。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與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百餘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全副衣甲。手執鋼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甘寧飛上艨艟。砍死鄧龍。陳就棄船而走。呂

蒙看見。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甘董二將。放火燒船。有艨艟餘船。四散而走。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一刀當胸砍翻。蘇飛岸上。引兵來迎。東吳諸將各要爭功。一齊上岸。其勢不可當抵。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姓潘名璋字文珪。匹馬到來。手腕初交。挾飛於馬上。逕到船中。來見孫權。權怒目視之曰。汝等害吾父兄。萬剮猶輕。命左右。檻車盛之。待吾活捉黃祖。一發

回江東。往墳上享祭不遲。先教監下蘇飛。便催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儘力向前。未知黃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東吳諸將見甘寧成功。各自抖擻威風。來捉黃祖。却說黃祖在江中。船隻盡陷。諸將皆休。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不敢多帶人馬。只帶十數

騎出東門。且戰且走。甘寧料得黃祖走荊州。諸將皆西門攔住。寧獨離東門十數里等候。祖料得脫了虎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馬上泣告曰。我不曾輕視汝。汝何反吾。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累立功績。汝以常人相待。吾豈容汝哉。黃祖自知難免其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指望活捉獻功。只聽得傍邊喊聲起處。數騎馬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奪了功勞。

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黃祖中箭翻身落
馬甯趕至梟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回江
口來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親採其髮而恨
之擲之數次眾將言曰留回江東祭祖權命
以木匣盛貯了當重賞三軍陞甘寧為都尉
令人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亦不可守也且回
江東劉表必與祖報讐坐而待之必敗劉表
表一敗則乘勢而攻之荊襄可爲東吳矣權
從其言遂棄江夏眾軍下船而回蘇飛在檻

車內。容使人告甘寧曰。蘇飛望將軍垂救。事不宜遲。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軍已至吳會。權將蘇飛莨祖。一同祭祀。寧逕入府。頓首再拜。權問其故。寧大哭。而告之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於溝壑矣。安得致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之罪理固當誅。望將軍垂憐赦命之恩。願納功名。以贖飛命。權曰。今爲君免。若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賜。逐之尚且不去。何況自走乎。若飛但

去。寧將首級納於堦下。代飛之死。權赦之。遂置酒大會文武。權將玉爵勸蒙曰。今克黃祖。乃卿先斬陳就之功也。蒙頓首謝之。加呂蒙爲橫野中郎將。遍封諸將已畢。見一人。拔劍在手。於筵前大哭。直取甘寧。寧見來取。便將面前果卓以迎之。權自起身拖住。其人年二十一歲。身長八尺。力雄膽大。曾在江中。遇祖巡江將張碩。其人不避刀箭。跳過船。殺碩於江中。其餘皆砍於水內。奪其巡船而還。權大

惜之。吳郡。餘杭人也。姓淩。名統。字公績。因甘寧一箭射死他父親。今日相見。如何不報寃雪恨。權勸開曰。興霸射死你父親。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在一處。便是弟兄。何必記讐。萬事皆看吾之面皮。統叩頭流血曰。統自幼隨父事主。恨不得肝膽塗地以報之。令遇殺父之讐。安得不赴命乎。權與衆官勸之。統欲與寧共决勝負。權加淩統。承烈都尉。只就當日。撥五千兵。戰船一百隻。使甘寧領

去。鎮守夏口。以避凌統。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需。艨艟戰船。分兵連絡。守把江岸。孫權令叔孫靜。引五千軍。守把吳會。將宗族分投鎮守各處隘口。權自領大兵守柴桑郡。即今之江州是也 周瑜向鄱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話分兩頭。卻說。細作人回新野。報知劉玄德。東吳破了黃祖。將黃祖頭祭墳。見屯兵柴桑。其餘宗親。分屯江岸各處隘口。未有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劉表使

人來請玄德議事。玄德曰。此行若何。孔明曰。此是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議定報讐之策也。正欲主公去走一遭。荆州九郡。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其與主公同往。玄德留雲長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軍馬往荆州來。玄德在馬上與孔明曰。今見景升何以當對。孔明曰。先當謝襄陽之罪。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去新野收拾軍馬。玄德遂聽孔明之言。來到荆州。館驛

安下。已留張飛屯兵於城外。玄德與孔明来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堦下。表曰。吾已盡知賢弟被害之事。欲斬蔡瑁首級。以獻賢弟。衆人告免。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皆下人所爲也。再不必舉矣。表曰。今失守江夏黃祖全師危矣。故請汝議事。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用兵南征。曹操壯来。當復柰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来替吾。吾死之後。弟便爲荆州之主也。

玄德曰。小弟安敢當此大任也。兄無復多言。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思良策。以保荊州。遂辭回至驛中。孔明曰。劉景升付荊州與主公。何以却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未嘗忘報。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肯相容。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賢姪家務事。吾將如之奈何。孔明微笑。玄德求計

於孔明。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附耳說之曰。來日使孔明回禮。汝可告以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夜卧。至五更。推辭腹疼不已。使孔明去回答劉琦之禮。孔明遂行。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拜迎。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繼母不容。請先生活命。孔明曰。客寄於此。不可言也。恐有泄漏不便。客當再叙。孔明辭退。琦曰。既承先生尊降。如何便回。必然見怪。請入密室共飲數

極。飲酒之後。琦又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以活命。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者也。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故相棄便行。再舉盃勸曰。琦有一古書。願先生教之。孔明曰。見在何處。琦即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拜而泣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而便起身。見閣門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求自安之策。先生未肯見教。恐他人之泄漏也。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

琦之耳。可以教之矣。孔明辭曰。䟽不可間親。新不可間舊。欲得全身遠害。别當思之。琦曰。琦遇難。先生不教。是絕路也。請死於君前。掣劍自刎。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計了。琦拜曰。請教。孔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國獻公。正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喪之後。寵愛驪姬。姬亦生一子。姬常讒譖於公。欲斬二子。獻公思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後園。乃令獻公於樓上簾內窺

之。姬以蜜塗於衣髮之上。羣蜂聞香。競相飛
来。落於身上。令太子撲趕。獻公樓上望之。疑
戲弄耳。心恨之。姬又詐言先后禫日。除服祭名也
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
母之物。宜先奉上。申生令人送之。姬暗將毒
藥埋於中。以供獻公。姬却奏曰食自外来。不
可便食。令喂犬試之。犬乃死。獻公大怒。賜朝
典。令太子死。重耳驚悶。逃竄於外邦。一十九
年。方免其難。後爲晉文公。申生在内而亡。重

耳在外而安。今公子何不效重耳乎。且江夏黃祖新亡。乏人守禦。何不上言乞屯兵此郡。以避其禍也。劉琦再拜謝指教之後。史官有詩曰

荊州兄弟兩相猜。諸葛三含口不開。以使片言能救脫。至今猶在玉梯臺至今荊州有古迹見在也

劉琦教人取梯。送孔明於館驛。孔明回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表意

未决。教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極善。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新鄴郡。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有征南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弟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至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却説曹操罷三公之職。自爲丞相。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朗爲主簿。朗字伯達。河内溫人也。潁川太守司馬雋

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弟兄八人。次子司馬懿。字仲達。操命為文學掾。並掌典選舉之職。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拜孔明為軍師。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心腹之患。可早圖之。操差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之虛實。來擒劉備。未知還是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荀彧諫曰。劉備不可輕敵。更兼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此去必然有失。惇曰。吾視劉備如鼠輩耳。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玄德。今又得諸葛亮。如虎生翅。操曰。諸葛亮何如人也。庶曰。此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卧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讀韜畧。有鬼神不測之機。非等閑之輩也。操曰。比公若何。庶曰。某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

敢比亮哉。此是徐庶惑軍之計也夏侯惇叱之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如草芥耳。有何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獻惇首與丞相。操曰。軍無戲言。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報捷音。以慰吾心。惇遂奮然而辭曹操。自引軍登程。却說新野劉備。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有雲長張飛心中不悅。乃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敬之太過。又未見他其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得水也。汝弟兄

不可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玄德平生愛結帽。一日。有人送犛音犁牛尾至。玄德得尾自結之。孔明入見。正色而言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遂投於地而言曰。是何言也。吾暫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劉荊州若何。玄德曰。不及。孔明又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誠不如也。孔明曰。今皆不及。而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萬一曹兵至。當何以迎之。玄德曰。備正愁其

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招募民兵。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玄德遂招新野之民。三千餘人。朝夕演教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關張先知。張飛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説之間。玄德請商議軍機之事。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火急到來。如何迎敵。雲長躊躕未决。張飛曰。哥哥使水去便了。玄德常言吾得孔明如魚得水飛故言此也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

二弟何須言也關張出玄德請孔明議事玄德曰今夏侯惇引十萬兵到來何以迎之孔明曰但恐二弟不肯賓服如欲亮行兵須假劍印玄德即便付之孔明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與雲長曰聽令去別作理會孔明曰博望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往豫山埋伏只等彼軍來到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

擊。就焚其糧草。孟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林背後。山峪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掩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去樊城取回子龍。令為前部。不要贏。只要輸。把人馬遞運退後。主公自引一枝軍馬。以為救援。依計而行。勿使有失。關張問孔明曰。我等皆離縣百里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曰。我獨自守縣。張

飛大哭曰。見其智也。我們都去厮殺。你在家裏坐的。此是何理。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違令。張飛冷哭而去。飛與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皆未知孔明韜畧。不肯賓服。子龍引軍到了。孔明付計與子龍去畢。劉玄德問曰。劉備若何。孔明曰。今日可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黃昏。敵軍必到

坡下。主公便棄走。放火爲號。主公可復回掩殺。天明羅兵。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派撥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并于禁。李典。兵至博望。選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跟隨糧草車行。是時秋七月間。商飈（音標）徐起。人馬趲行。已牌時候。夏侯惇在前。望見塵頭起處。便將人馬擺成陣勢。惇問曰。此間何處。鄉導官荅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乃是羅川口。惇傳

令、教于禁。李典。押住陣脚。惇親自出馬於陣前。副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數十騎將。兩勢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大笑。衆將問曰。將軍何故笑耶。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村夫為天上之人。今觀他用兵足可見之也。似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作對。正如犬羊與虎豹鬬耳。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與吾弟。催促軍馬。星夜土平新野。吾之

慝稱也。遂自縱馬向前答話。新野之兵。擺成陣勢。子龍出馬。惇罵曰。劉備乃無義忘恩之徒。汝等軍士。正如孤魂隨鬼耳。子龍大罵曰。汝等隨曹操。鼠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兩馬交戰。不數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衆軍先退。北軍掩殺將來。子龍押後陣抵當。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

愬哉趕。到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一枝。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回顧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軍前進掩殺。玄德子龍。抵當不住。遮遲退後便走。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不起。夜風不作。晝風既起。夜風必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前面敗軍。自認隊伍而走。惇傳令。趕後軍掩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與禁曰。欺敵者必敗。禁曰。

敵軍甚猥。音葦不足畏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于禁曰。曼成之言是也。吾速近前跟都督。你止住後軍。李典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而来。便問如何。禁曰。愚意度之。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夏侯惇猛省。言曰。文則之言是也。却欲回馬。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

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四面八方。盡
皆是火。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
其數。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背後子龍趕來。
軍馬擁併。如何得退。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
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一將。乃關雲長
也。李典縱馬軍混戰。奪路而走。夏侯惇。于禁
見糧草車輛。一帶火着。便投小路而走。夏侯
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交馬數合。飛一
鎗。刺夏侯蘭死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只殺

到天明。方收軍。殺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
史官有詩曰
博望燒屯用火攻。綸巾羽扇咲談中。濃烟
撲面山川黑。烈燄飛來宇宙紅。不致夏侯
誇勇力。故教諸葛顯威風。直須驚碎曹瞞
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敗軍而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
關張。二將上馬。說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
見一輛車。糜竺。糜芳。兩邊簇擁。約有五百軍。

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伏於車前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糧草數百車分賞將士班師回孫乾引新野父老出城迎接望塵遮道拜舞雀躍而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功也回至縣中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必自引兵矣玄德曰似此柰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操兵未知如何

獻荊州粲說劉琮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荊州劉景升病在危篤。借此郡以圖安身。兵精糧足。可以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之言甚善。奈何備感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無義之人。衆皆嗟嘆不已。孔明曰。且理會軍伍事。却說夏侯惇回至許昌。面縛見操。跪於堦前。請死。操乃就教解縛。請上廳。問其故。惇曰。某至博望坡下遇敵軍。

欲盡力取劉備。被諸葛亮用火攻。火起處。自相殘害。十傷四五。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用火攻也。惇曰。于禁曾言悔之不及。操問于禁。禁將前言以答之。操曰。文則固如此高才。堪任大將軍矣。後來水渰七軍拆去許多人馬只因此起也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所憂乃劉備與孫權矣。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精鋭之衆百萬。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失其機會也。便傳令。起軍五十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

隊。夏侯惇。夏侯淵。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吾爲主將。統文武大將。爲第五隊。各引軍十萬。又令許褚。乃爲折衝將軍。引三千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疊橋。選日出師。必然得勝。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在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大中大夫孔融。上言諫曰。荆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又不曾侵犯境界。及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

今若興無義之師。損軍拆民。大失天下之望。
操叱之。曰。劉備數侮於吾。是吾心腹之大患。
劉表養之。必為反背。孫權逆命。安得不討之
耶。再諫必斬。孔融出府長嘆。曰。以不仁征伐
至仁。安有不敗乎。時有御史大夫。郗慮之從
者。聞之。告與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
入見操。曰。丞相知孔融欲反乎。操曰。公試言
之。慮曰。融尋常戲侮丞相。知否。畧舉其一二
以正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

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唐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皆好色而亡國。令世何不禁其婚姻耶。此融之深譏丞相耳。又常記。一日丞相問妲己之事。融對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丞相以融學博。謂書中所紀。深信之。後又問之。有云妲己却被武王斬之。丞相又問融曰。以令時度之。想必當初如此矣。是融看丞相何如人耶。曾與禰衡互相稱賛。衡賛融曰。仲尼不死。融賛衡曰。顔

回復生。向者衡之辱丞相。乃融之使也。此皆不足論。且融與劉備劉表甚厚。常常音信往来。融又對孫權使。訕謗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大逆不道之情也。曹操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於市。遂命廷尉来捉孔融。融二子。正在家對坐奕棊。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赴殺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二子曰。豈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言未畢廷尉又至。盡捉融家老小斬之。滅夷其族。號

令融父子屍首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曰。文舉捨我而死。吾何獨生乎。有人報知曹操。操欲殺之。荀彧曰。某聞脂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罹世患。乃義人也。不可殺。操赦之。習乃收融父子屍首。並皆葬之後魏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又深好融文辭每嘆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議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等凡二十五篇後史官憐孔融之才。而作讚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座上客長滿。樽

中酒不空。文華絶世大。詞語侮曹公。脂習憐剛直。收屍解送終

論曰。昔諫議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督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不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可謂義形於色也〕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也盜齊謂田常也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迁漢之鼎人存謂曹操在不待篡位也〕代終之規。啓

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园即刓字五丸反謂刓圓無稜角也每貪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崐玉秋霜比質可也

曹操令五隊軍馬。先發三隊。次第而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時尚未知曹兵來。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荆州見劉表。表曰。吾今病在膏肓。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諸將零落。吾死之後。賢弟可攝荆州。玄德拜

於床下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賢姪。安敢以攝荊州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兵來。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再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託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舉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重。又聞曹操領百萬之衆。來平江漢。此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弟劉玄德輔助長子劉琦作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閉上內

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其時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逕到荆州父親處探病。至外門。蔡瑁急當住曰。荆王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籬。其任至重。今棄其衆而遠來。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父。必生嗔怒。其病轉增。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塲上馬。再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在内大叫數聲而死。史官有詩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今見劉君霸漢陽。無决

有謀空戰討。外寬內狹遠賢良。紹因譚尚須傾國。表為琦琮立喪邦。觀此可為千古戒。怨嵬應是遠荆襄

評曰。董卓。狠戾殘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者也。英雄記大人見臨洮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臣松之以桀紂無道秦莽縱虐多歷年所董卓自竊威權至於隕斃未盈三周殘惡之性實豺狼之不若袁術無毫芒之功纖芥之善而得狂妄自尊立圖義夫之振腕人思之共疾但云色淫不終未見大惡袁紹。

劉表。威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决。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方舉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劉琮。方年一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吾

乃漢室宗親有荆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兄見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爲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衆官未有言對。只見堦下幕官李珪出班答曰。公子之言。理當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江夏。就請大公子爲荆州之主。就教劉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曰。汝等何人耳。敢亂道以逆故主之遺言也。李珪出。大罵蔡瑁曰。皆是蔡

氏宗黨逆子。送了荆襄之九郡也。吾寧死。不頟為亂法度之人也。蔡瑁令推出斬之。將首級獻於堦下。遂立劉琮為主。不報劉琦并玄德知。將靈柩上車。蔡氏宗族并分領荆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劉琮前赴襄陽屯劄。以防劉琦劉備之亂。就葬表於襄陽城東四十里。漢陽之原。却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荆州。琮到襄陽。却纔下馬。有飛報到。報云曹操引大軍逐望襄陽而来。琮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

東曹掾傅巽字公悌進言曰令故主新亡大公子在江夏猶不知倘若知時必興兵奪之則荆州危矣此一利害也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帶玄德知之而新野止有一江之隔他若得知必興兵問罪此二利害也即目曹操引百萬之衆欲吞江漢此三利害也雖有三處之患巽有一策可使荆襄九郡之民安如泰山亦足以保主公之名爵也琮問何策可保巽曰可將荆襄九郡人馬獻與曹公則

曹公必重待於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耶。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何一旦受制於他人。吾必不爲也。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主公若不聽納。其危有三。琮曰。何爲三危。越曰。逆順有大体。強弱有定勢。今曹丞相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此名國危一也。主公以新造之楚而拒抗中原百萬之師。此爲勢危二也。主公勢弱。必求救於玄德以援之。量玄德何足以

禦曹公。若使足禦曹公。則玄德安肯居於主公之下哉。此號身危三也。有此三危。而欲與曹公爭衡。正如一塊土而塡大海。豈不難乎。况荆襄之衆。聞曹公之兵。勢若飄風。威如雷電。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吾不從。安忍以先君之業一旦廢之。此誠取咲於天下也。言未畢。一人昂然而進曰。吾有片言。爲荆襄悠久之計。還可聽納否。衆視之。乃荆州上賓。山陽高平人也。姓王名

粲字仲宣曽祖王龔漢順帝時為太尉祖王暢漢靈帝時為司空父王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年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時邕高賔滿座聞粲至倒屣迎之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一座之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為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皆與之年十七司徒辟召除為黄門侍郎因西京擾亂皆不就避地来荆州劉表以為上賔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

與人共行觀道碑碣人問曰卿能闇誦乎粲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差一字觀人着棊棊局壞之粲為復擺着棊者不信遂以帕蓋局粲另取一局以擺之令相比較不差一道一子又善筭其筭術畧盡舉筆成章無所改抹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當時對劉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願聞之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今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

人人欲為公侯。觀今古之成敗。能先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吾不如也。粲曰。如某所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衆。摧袁紹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已上三句皆張騰虛偽安作非王粲本文此裴松之所貶也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粲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彼必重待將軍。庶得保己全家。長享福祚。垂之

後嗣。此萬全之計也。粲遭亂世流落。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將軍明聽。勿使後悔。琮曰。先生之教。雖然如此。亦須告稟母親知道。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言。公悌之謀。異度之見。興廢之事。所見相同。何必告我。便差人寫降書。令宋忠潛地逕投曹公。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加忠爲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琮出廓迎接。便着他永爲荊州之

主。宋忠拜別曹操而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枝人馬。宋忠無路得避。只得相迎。乃是關雲長也。雲長盤問宋忠。忠懇怕。不敢抵諱。只得以實告之。曰。劉荊州已死。立劉琮為主。聞知曹操軍到。使忠納送降書到宛城投曹操了。雲長聞之大驚。遂捉宋忠來見玄德。雲長備言其事。玄德聞知。哭倒於地。未知性命如何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知劉表已死。劉琮降曹。情感於中。淚泣已絕。衆將救醒。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大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劉琮。哥哥便是主也。玄德曰。你且緘口。我有斟酌。遂拔劍而指宋忠曰。你既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將欲斬汝之頭。不足解吾之怒。汝可速去。宋忠曰。恐縣外有人殺某也。玄德曰。既放汝而復殺。非大丈夫也。誰敢違吾。忠乃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之

間忽報江夏公子差伊籍到来。玄德思昔日之恩。下堦迎接。請於堂上。禮畢。玄德稱謝前恩。問其来意。籍告曰。昨者大公子同籍撫守江夏。忽聞得劉荊州已故。被蔡夫人與蔡瑁等。同謀商議。不来報喪。僞立劉琮爲主。公子遂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齎書馳報。遂呈上哀書。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孤子劉琦。謹獻哀言上達于叔父大人座

前。近聞。先君薨於荆州。繼母與蔡瑁張允二人謀議。不即報喪。矯立弟劉琮爲九郡之主。大亂綱常。實難容忍。伏望叔父垂憐。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爲萬幸。泣血拜書。立待批回。建安十三年月日書

玄德看書畢。與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爲主。又不知將九郡已獻曹操也。籍大驚曰。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

擒下。盡捉諸逆黨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孔明曰。檝伯之言是也。吾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而言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於我。今若背信自濟。吾於九泉之下。何顏見吾兄耶。孔明曰。若不舉此事。目今操兵已至宛城。前軍離此不遠矣。將如之何。玄德曰。不若走樊城以避之。正商議間。數次人飛報。操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教伊籍。回江夏整理軍馬。一面求計於孔明。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

火燒了夏侯惇太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此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掛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今日皆跟吾往樊城暫避。不可自悞。曹軍若到必行不仁。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催趲百姓便行。就差孫乾往西河兩岸調撥船隻。救濟百姓。然後便差糜竺送各官老小到樊城。百姓盡行將起身。遂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人。各帶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

布袋裝上磚石土泥。堰住白河之水。到来日
三更已後。但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此是兵至
矣。急取開布袋。放水渰之。却順水殺將下来
接應。雲長受計去了。孔明喚益德引一千軍。
白河渡口埋伏。曹軍被渰。此處水勢最慢。人
馬必從此逃難。可乘勢殺来接應雲長。益德
領計去了。孔明又教子龍引三千軍。先取蘆
荻乾柴。放在新野縣近城人家屋上。暗藏硫
黃燄硝引火之物。来日是昴日雞直日。黃昏

後必有大風。大風一起。曹軍必入城安歇。汝將三千兵分為四隊。汝自領軍一半。一半分作三隊。縣南。北。西。三門各五百軍。先將火鎗火砲火箭射入城去。看火勢大作。城外却吶喊。只留東門教彼逃生。你却在東門外伏定。若見敗軍亂竄。不可截殺。只在背後擊之。敗軍無心戀戰。必然奔走。此乃寡敵衆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遲悞。趙雲聽令亦去。孔明再喚糜芳。劉封。二人可帶

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三十里鵲尾坡地名前擺開。青紅旗號混雜。如曹軍一到。汝二人便將人馬分開。糜芳引紅旗一枝軍走在左。劉封引青旗一枝軍走在右。彼軍生疑。必不追趕。汝等却分去縣東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接應主公。時刻休悞。二人受計去了。孔明調撥已定。與玄德登高望之。

却說曹仁曹洪為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

將數員。前面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望新野進發。日當正午。來到鵲尾坡。許褚問鄉導官曰。此處至新野縣有多少路。荅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差數十騎先行探聽。望見坡前人馬擺開。撥馬回報。言說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教執一面皁旗。領三千軍一齊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號各歸左右。旗色不雜。隊伍不亂。許褚勒馬教休趕。左右曰。何爲不趕。褚曰。前

面必有埋伏之兵。汝等只就此間住劄。我自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來見曹仁。稟說前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云。有實有虛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乃追之。許褚復回坡前。提兵直殺入。至林下。追尋一人不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却欲進縣。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忙引軍看時。只見山嶺上一簇旌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褚見了。大怒。尋逕路上山。狹路擂木砲

石打將下來。褚不能前進。只聽得山後喊聲大震。褚欲尋路厮殺。天色已晚。曹仁曰。且去搶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之兵。城中又不見一人。曹洪曰。此是計窮勢孤。所以盡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身。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饑餓走乏。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起。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這火。是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

數次飛報。南。北。西。三門等處。皆是火起。曹仁急叫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當夜之火。又勝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讚之曰

姦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燄摩天。雕梁畫棟為焦土。鐵馬金戈冒黑烟。惟有卧龍施妙策。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忽一人報。

東門無火。曹仁等急衝出東門。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却說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一軍趕來。混殺一陣。曹仁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厮殺。正奔走之間。糜芳又引軍一枝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忽然喊起。又遇劉封引一彪軍。追殺一陣。敗軍奔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太半焦頭爛額。却方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爭取水。互相喧嚷。馬見河

水亂行嘶吼。却說雲長在上流。望見新野火起。度其時候。料得軍馬已到。忽聽得下流頭人喊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冲流。人馬皆溺於水中。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得喊聲大震。一枝人馬攔路。當先大將。乃燕人張益德也。兩軍混殺一處。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 終